

## 黄公望及其《九峰雪霁图》

陈 黛

黄公望(1269—1355)，常熟人，本姓陆，因继为平阳黄氏义子而改姓黄。字子久，号一峰道人，又号净墅、大痴或称大痴道人。中年时曾任“浙西宪吏”之类官职，因事入狱，后无意于功名，归隐浙江。时人称“公望之学问，不待文饰，至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知，下至薄技小艺，无所不能，长词短曲，落笔即成，人皆师尊之”（《录鬼簿》）。黄公望精于绘画，尤其水墨山水画的造诣和成就最高，明人将他与吴镇、王蒙、倪瓒合称为“元四家”，而推公望为四家之冠。

黄公望的山水，夏文彦说“师董源”；张雨说“独得荆（浩）、关（仝）法”。从存留作品看，他是尚董、巨（然）而兼法北宋诸家，而后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。黄公望经常深入山水之间，体味大自然的奥妙。有时“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，意态匆匆，不测其所为”。有时“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，四时阴雾之气运”或“领略江山钓滩之胜”，兴之所至，“袖携纸笔，凡遇景物，辄即模记”。黄公望成为元代山水画发展的一面旗帜，不是偶然的。

黄公望的画法，以水墨、浅绛为主，用笔多披麻皴，山顶多矾石，别具一种风韵。倪瓒题黄子久画有诗云：“大痴画格超凡俗，咫尺关河千里遥；惟有高人赵荣禄，赏伊幽意近清标。”（《清閟阁集》卷八）幽意清标而“超凡俗”的画格，正是黄公望的山水画在明清极受士大夫文人喜爱推崇的根由。黄公望著名的传世作品有《富春山居图》、《天池石壁图》、《九峰雪霁图》等，其中以《九峰雪霁图》最为独特。

《九峰雪霁图》，现藏故宫博物院，历来被视为黄公望的极经营之作。绢本，高116.4厘米，宽54.8厘米。上自题：“至正九年春正月，为彦功作雪山，次春雪大作，凡两三次直至毕工方止，亦奇事也。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，书此以记岁月云。”春雪大作，乃为江南奇观，八十一岁的老画家怀着挚诚、欣喜的心情，对被大雪笼罩的山川做了刻意的描绘。吴升《大观录》对此图曾有一段中肯的评述：“一峰道人《九峰雪霁图》……山峰纯是空勾，以墨青染天，衬起远近诸峰，俨若寒崖冻壑。林树用破笔做枯株，而坡石点苔，更不着一完笔，创前人所未造，示后人以难摹。尤妙在生面独开，仍不露自家墨法，一片精彩，神来气来作也。”

如果和《富春山居图卷》、《天池石壁图轴》这两件被公认的代表作相比较，《九峰雪霁图》的确是“不露自家本色”，它既非浅绛着色，亦无披麻皴，山头也没有矾石。它只用浓淡相间的笔勾出雪中山石的结构，然后以墨青染出浓重阴晦的水与天，远峰轻敷淡墨，显得层次深远而明静。满画皆勾，除富于线的意趣之外，还能感到苍润儒雅的墨韵，味道无穷。黄公望在他的《写山水诀》中说：“用描处糊突其笔，谓有墨。”此图的“用描处”正是巧妙地运用了疏松、轻淡而又极为自然的糊突笔法，才表现出了寓苍拙于秀润的韵味，突出了总体效果的完整和风格的优雅。细细推敲《九峰雪霁图》，虽然黄公望没有用他通常的笔法（张庚云“无平日本色一笔”），但其内在气质仍和《富春山居图》等一脉相承，这就是倪瓒所称誉的“逸迈”风神。黄公望推重山水画的“士人家风”而反对格调的“邪、甜、俗、赖”。他的笔墨，总是温润与苍劲相兼，既沉静超拔又神采生动。吴升说此图“一片精彩，神来气来作也”，就包含着这种笔墨性格在内。

《九峰雪霁图》的妙处，还在于画家把春雪的情致以及作者的情绪表现得十分精微。寒林的舒展，雪峰润泽、谷壑的明灭，使人感到那萧瑟的、白茫茫的宁静中孕育着即将萌发的生机。我们看见过范宽的名作《雪山萧寺图》，那是在隆冬大雪的茫茫中显示着一种雄强之力的北国景色，而《九峰雪霁图》则是乍暖还寒的南国素装。前者似可感到寒风的凛冽，后者却弥漫着早春的静谧与湿润；使人似乎听到了一个淡泊于世事，把自己的身心融化在“澄观无声趣”中的艺术家的心声。

## 元代的科举

元代不重科举，所以到仁宗皇庆二年（公元1313年）才正式制定选举办法。

《元史》中记载：考试规定蒙古、色目人，第一场经问五条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内设问，以朱子章句集注为标准，第二场策一道，以时务出题，限五百字以上。

汉人、南人，第一场明经、经疑二问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内出题，并用朱子章句集注，限三百字以上。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。第三场策一道，经史时务内出题，限一千字以上。

蒙古、色目人愿试汉人、南人科目，中选者加一等注授。（洪智）

《九峰雪霁图》 〔元〕黄公望

（参阅本期《黄公望及其〈九峰雪霁图〉》一文）

